

虎兄豹弟

爱琴海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虎兄豹弟

太白文艺出版社
爱琴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虎兄豹弟/爱琴海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80680

I. 虎… II. 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0404 号

虎兄豹弟

爱琴海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信达雅印务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 插页 185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300

ISBN 7-80680-098-0/I·046

定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43)

上帝创造了世界

爱琴海创造了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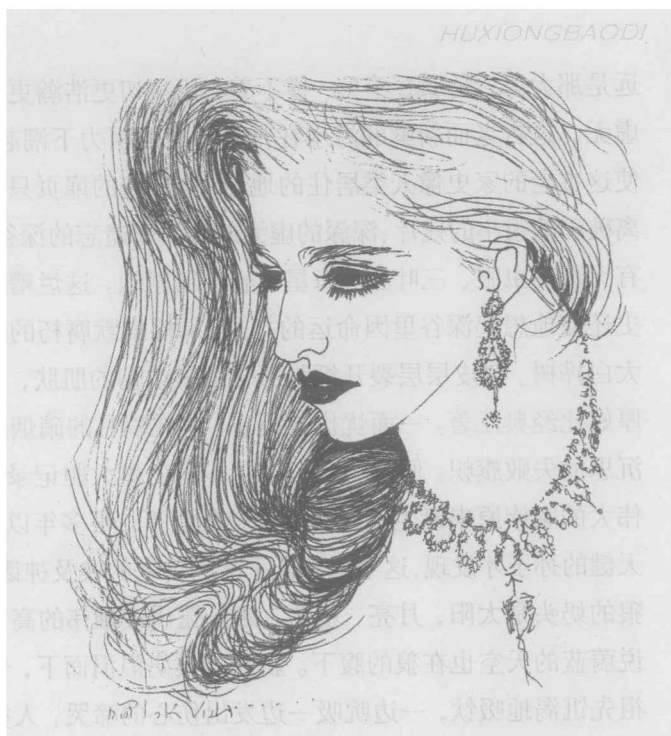
《虎兄豹弟》是前卫作家爱琴海继《喜马拉雅》之后沉默了7年的一部力作。一部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家族编年史。古祖父母来自鸿蒙蛮荒，子孙后代创建虎豹一般的英雄业绩。弟嫂的大恨大爱旷古未有。乡村是美的源泉，她能够美化一切。乡村的美丽美化了这种丑陋之爱。尤其是古老记忆中的乡村，携着温馨的气息，俘虏的将是你的心灵和灵魂。

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可以说爱琴海创造了语言。他创造了语言的灵魂。假如说别人的语言是写出来的话，那么爱琴海的语言便是“长”出来的。他撒的是语言的种子，种子破土萌发，繁衍成语言的森林。蓬勃的语言波涛来自灵魂的深处。当你读到《湿谷子，干谷子》这一章时，你的心中定会升起一棵大树：爱琴海创造了一部语言文字上最壮丽的作品。

目 录

第一章	古祖父母	1
第二章	山匪	18
第三章	美酒	31
第四章	干谷子，湿谷子	47
第五章	映山红	68
第六章	黑骏马	79
第七章	铁匠铺	86
第八章	水	102
第九章	王梦	116
第十章	鲜红雪白	134
第十一章	红梦蛾	143
第十二章	老酋长	161
第十三章	大海	169
第十四章	奶头湾	185

第十五章	疯子与诗人	195
第十六章	十八娘	211
第十七章	阿勃成熟了	218
第十八章	高原深谷	231
第十九章	惊涛骇浪	241
第二十章	黑猩猩	251
第二十一章	雨	258
第二十二章	青草	268
第二十三章	虎	278



第一章 古祖父母

翻开那本烂糟糟的、发黄的家史，秦天健大吃一惊，书的边角残损不全，仿佛岁月的大海经过无数次潮起潮落，生命才得以装订成这岩层般剥蚀磨损的书籍，每一页都被地震、火山、瘟疫、冰雹、雷电和蝗灾袭击过，翻阅过。空虚的永

远是那大海，是那看不见、摸不着，比一切更浩瀚更强大的虚无。这古老而新鲜的海水在月亮神秘的引力下潮起潮落，使这古老的家史像人类居住的地球一样，它的扉页只剩下支离破碎的很小的残片、深深的虚无的海洋和遗忘的深谷巨川，有无数虫眼、三叶虫、海星、船板珊瑚礁。这烂糟糟的家史还使他想起深谷里因命运的打击，那棵默默腐朽的雄伟的大白桦树。树皮层层裂开纸张那样细腻柔韧的肌肤，深重深厚好比经典巨著。一面忧伤地裹着、或在岁月的硝烟里孤寂沉思的失败旗帜。假如历史正像这本家史里大胆记录的，这伟大的家族原来诞生于一只孤独狼的腹下。很多年以后，秦天健的孙子才发现，这个记载几乎能和古老的埃及神话媲美。狼的奶头是太阳、月亮、星斗，四条腿代表雄伟的高山，传说蔚蓝的天空也在狼的腹下。新鲜的狼奶涓涓而下，伟大的祖先饥渴地啜饮，一边吮吸一边发出伤心的啼哭，人类抛弃了他，为什么要抛弃他？难道上苍知道这新生的婴儿是人类苦难的源泉，但为什么又要用银河一样美丽神秘的乳汁哺育他？在古老的黄河岸边，在古地中海浩茫广阔的涛声里，一只孤独的老母狼领着一只蹒跚学步的弃儿，开始憧憬中华帝国古老的摇篮——（它）他见过真正的摇篮吗？后来他长到十六岁时，比狼跑得还快，他像狼一样一口一口吃掉了灿若群星的无数部落和邦国，统一了文字和国家，后来他的帝国和雄伟的万里长城被一位女人的哭声所摧毁。他繁衍的子孙如此之多，一代代简直就是不停干旱而又不止泛滥的浑浊的黄河。因为前面已经撕掉了，秦天健想，也许女娲就是古祖母吧？她炼五彩石以补天，可见那时候先人们的智慧已洞察

到天空中布满了石头。夸父追日、嫦娥奔月，难道他（她）们那时候就不想在这干皱的橘子皮上居住？家史里记载的另外几个灿烂的女性已彪炳正史，所不同的是貂蝉的右乳房下面有一个橘红色的星星，现在才知道，那是癌的温床；姐己确是一只美丽的狐狸，她的真正鲜为人知的魅力是：把大地翻了个个儿。雪山高耸丰乳，河流分开两腿，这是传统的正面的审美，姐己在忘情的黑夜里轻轻翻过身，她使她的读者看见了又一片崭新的审美领域——过了很多个世纪后，一位诗人才恍然大悟地写道：

天才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开辟崭新的审美领域。

柏拉图说，美就是一个漂亮女人。秦天健的孙子去拜访过另一位古祖母的初生地，群山中间有一片美丽的盆地，新鲜，滑润……这位不肖子孙大吃一惊：

“这该不是月亮女神甜蜜的子宫吧——”

早期家史的作者不知出于虚荣还是真正博大的胸襟，几乎把每一个开国皇帝都归入父系，把每一个继任的皇帝都归入子系或孙系，这种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修史作风使秦天健没有向燃烧的烈火伸出颤抖的双手。他暗自想道：既然那一册记载得跟正史差不多，烧了就烧了吧，他没有让儿子知道还有中册和下册。他默默凝视着第一大祖在两千年前曾经点燃过的烈火在两千年后居然重新燃起，火焰的中央是一群生龙活虎的动植物，它们各自用自己弯曲的犄角在虚无中寻找，黑暗和光明是永恒的岩层，观察这些美妙而邪恶的犄角磨砺事物的不安和苦难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假若秦天健的第五任祖父真能把九条犀牛拉得倒退着走，

点燃骊山的烽火以博妃子一笑。而真正覆盖秦天健的孙子大脑意识的美——美如果是一个人还没有见过的海洋，她是横卧在长恨歌里的那位古祖母——比白雪更白，比梦更美，比大海更淫荡。谁敢揭开秘密的霓裳，说乱剑和鲜血下面不是贵妃抽搐的美丽，而是北方家族的古祖母。她驾驶着恐怖和战栗的两个轮子，在黄土高原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她吞声欲绝，几次想掀开布帘，扑入黄河，后来却没有，古祖父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山凹凹里刹住了苦难永恒转动的轮子，大地微微颤抖，远处惊雷阵阵，古祖父用陕北话说：

“下去哭一阵吧——”古祖母掀开轿帘，冷酷的天空下面是千疮百孔的破烂的荒原，荒原溟濛的远处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天正下黄沙，灰蒙蒙的黄天厚土中看不见一星生命，她要跳下不高的马车，却因种种因素不能，古祖父于是伸出老茧坚硬的大手，扶古祖母跳下马车，遭遇命运的残酷打击，她那国色天香的容颜不能被遮蔽。古祖母头也不抬地直奔贵妃凹，捶天擂地，号啕大哭。时间过去了两个小时。泪水洗去了脂粉。古祖母的泪珠已变成了又大又辉煌的落日，一半埋入土里，一半还在晚霞的宫殿里燃烧，随着黑夜庄严地来临，也就完全熄灭了。

“走吧——”

骡子甩一甩黄土高原上最后一抹鲜红的残阳，恐惧和颤抖的两个轮子开始轻轻转动。

孤独的马车就这样在黄土高原默默走了七天七夜，轮子在黄河壶口大瀑布下面停过一次，已经镇静下来的古祖母和古祖父站在一块老虎石上，那种惊心动魄的力的震撼完全改

变了古祖母的生命和精神，使她走上了另一条不为人知的命运之路。害怕泥土的水珠玷污东方第一大美人，古祖父怯懦地把自己的烂羊皮袄披在古祖母的肩膀上，古祖母回眸一笑，古祖父再也不能站稳，就从高高的老虎石上跌进了千百万条巨龙狂舞的漩涡中去。古祖母第一次高声呐喊，骡子也惊得仰天长嘶，可怜的古祖父小如弹丸，在惊涛骇浪里忽隐忽现，使古祖母上蹿下跳，完全像一个发了疯的农妇。在经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死神的争夺中，循环往复的波浪把古祖父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这一次是趴在湿淋淋的石头上的古祖母伸出了长长的胳膊，古祖父不顾一切地抓住它，回到了生命之岸。骡子高兴得几次刨蹄，并用湿润的嘴唇欲吻太阳的美踝，古祖父出于嫉妒，喝住了公骡。一辆破马车，一堆篝火，黑暗浩瀚而温柔，古祖父牢牢闭住眼睛，古祖母在骡子的背后脱掉湿淋淋的衣服，隔着骡背扔给古祖父，古祖父准确地捧住，从此古祖母的黑发就变成了永恒的黑夜，活着和死去也没有离开过他。离开了壶口大瀑布，孤独的马车又走了四十九天，最后才在一片沙漠深处吆住瘦骨嶙峋的骡子，骡子太累了，立刻倒在沙漠里口吐白沫，古祖父用力想把它扶起来，但是骡子再也不愿意站起来，它在无边无际的沙漠的大海上悠然地舒展老骨头，一如浪里白鲨。再也没有人能找到你了——古祖父坐在死亡的瀚海里，风沙堆满他的胡子和眼窝。他幸福地背过脸哭了。古祖父掩埋了骡子，扶着古祖母继续朝前走，他们六次碰见泉水和绿洲，袅袅的炊烟，但只要一伸手，这些东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金属矿脉纵横交错的沙漠荒凉闪烁，无与伦比的美人，被大西北的饥饿、风沙、各种各样的

毒蚊吸吮、包围她几次昏倒，大张着嘴巴像一条干鱼，古祖父咬破食指用血给她解渴，在那最后几千米里，古祖父不得不用布条搓成的绳子缚住古祖母的双手，然后把绳子的另一头缚在肩膀上，一寸一寸地向前爬，一直爬到阳光和水闪耀的大梦里。但那不是梦，那是一条叫克尔凯克尔的泉，它经过难以想象的艰苦，从永恒的雪山下来帮助古祖父和古祖母。被鹰剥光肉的动物骨架在眩目的色彩里白得发亮，没有任何容器，古祖父三次噙水给古祖母，古祖母睁开了眼睛，一双栖息着无穷黑夜的大眼睛，三年后才出现朝霞、蔚蓝的天空。他们跪在光和水里，紧紧地搂抱着，古祖母咬古祖父的肩膀，古祖父则用能创造一切的大手温柔地拍着怀中的太阳——据我所知，这是他们第二次肉体接触。第一次接触是在毛乌素沙漠那个寒冷的夜里，那时候可爱的骡子还没有去世，他们本来睡在骡子的两边，后来骡子悄悄地起来，因为它梦见一片鲜绿的青草，甜丝丝的芦根，它梦游似的转了大半夜，便在挡风的沙丘下面独自睡了。古祖父早晨醒来，简直吓坏了，原来他怀里紧紧搂着的不是往昔的公骡，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贵妃。早晨的阳光照在贵妃娘娘憔悴和风沙难以夺走的严峻美上，沙粒在头发和委屈的睫毛上闪着寒冷的光芒。古祖父百感交集，轻轻地取下古祖母紧紧搂抱他的手臂，他知道这不是爱情，这是深夜寒冷的捏造。一颗强烈的大悲心怦然跳动，古祖父的泪珠滚落在又脏又乱又长的胡子上。在他们的窑洞尚没用青铜剑挖好以前，星空曾爱护过他们。泉水碧蓝，可爱的鹅卵石在水底闪闪发光，古祖父把家临河而居，用高原的黄土烧制了第一批盛水的陶罐、尖底瓶、形式粗拙的

曲颈瓶。远山翘首眺望，古老荒凉的大沙漠里第一次升起了蓝色的炊烟，古祖母围着老虎皮做的围裙，很快学会了烤肉，烟呛得她不停地流下眼泪，她在虎皮裙上一边擦着油污的双手，一边翩然起舞。老远，能看见沙漠的老虎懒洋洋地立在地平线上，用轩昂的红鼻孔吸收着西北风儿从河对面吹来的古祖母血液的芬芳，古象成群结队，豹子三五成群，沙漠里每次出现栅栏时，他们便有了新鲜的牛奶。有一天，古祖父发现了一大片可以开垦的处女地，他高兴极了，从深谷里弄出来一个弯曲的老树根，他用全身力气把它插进板结的土地，两条公牛累得呼呼喘气，犁却丝毫不动。古祖父叹息一声，放了牛，他让两条身上有着美丽的花纹的猛虎继续从事这一神圣的事业。旭日东升，朝霞满天，深植在大地下面的犁开始翻开沉睡的盐碱地，有两只乌鸦前来助兴，脖子上带着白色的项圈。下午，古老的地平线上便出现了一队骑兵，能征惯战的马屁股上都挂着鲜血或早已干枯的人头，如果他们晃来晃去地走过长安大街，奖赏便会欢乐而至。还没等那些马越过闪闪发光的克尔凯克尔河，古祖父拉着古祖母奔跑，他们跑了七天七夜，在一片更神秘更荒凉的瀚海停了下来，古祖母撩起肮脏的虎皮围裙擦眼泪。这时一大群狼围上来，好奇地注视着新来的客人，古祖父抽出他的青铜剑，饥渴的剑饮了好几条狼血后，狼们害怕了，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它们同漫漫的黑夜融和在一起，不断向漆黑的夜空发出丑陋的嗥叫。古祖父在那片野蛮的土地上最后和这个庞大的家族和解了，当唐朝皇帝的骑兵再次瘟疫一般出现时，早有准备的古祖父吩咐他的美人坐在“沙漠之舟”——一种近乎爬犁似

的玩意儿上。古祖父长鞭一挥，二十七匹狼便竭尽全力，像西北风儿吹送而燃烧的一团烈火，从更远勇敢地奔向更远。于是又是那艰苦而单调的重复，苦难使他们的悟性和灵感充满神的色彩。烈火炎炎，大沙漠没有一滴水可饮用，古祖父会神奇地从沙漠之舟里取出一把用青铜剑弯曲而成的镰头，在二十八次的失败之星的照耀下，扑向第二十九块从天空坠落的陨石，火星飞溅，通过古老的玄武岩和年轻的花岗岩建筑的地狱，古祖父完全疯狂了，他以耗子的顽强和蚂蚁的勤奋敲击地层，一心要钻入地球内部去质问苍穹，因为他深信地球下面也可能像人类头顶之上，有一片蔚蓝广阔的水域，但那不是空气而是清澈澄明的阳光。古祖母因为参观过皇家天象馆，抚摸过悬垂着十六条怪兽的地震仪，“地球下面是一片火海——”她对固执得叫人着恼的古祖父说。“但是也有光和水——”古祖母不能改变古祖父的世界观，古祖父也不能改变古祖母的世界观，眼看他们之间就要出现难以弥合的裂隙，一块黑曜岩挡住了向前发展的路线，累得筋疲力尽的古祖母欣慰地叹了一口气，因为没有现代化的32111钻井机，神也不能揭开十八层地狱沉重的涅槃之门。古祖父愤怒了，就像圣经里写的：摩西敲击磐石，磐石下面就涌出清亮亮的水来……家史上清楚地记载着：他打出了新疆第一口“坎儿井”……既然有了水、哈密瓜、白兰瓜，这一切都是可以想象的了。但是那一天发生了地震，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烈持久的地震，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这是历史的罪过。

古祖母用太阳一般鲜红的吻和咬——啃食古祖父，古祖父的两面肩膀上一会儿就血迹斑斑，新鲜的泉水潺潺地流着，

不过它们又阳光一般消失在潮湿纯洁的细沙下面，两个人都是无法形容的激动，激动使人无法喘息。他们谁也不愿意松开谁，古祖父已经预感到遥远的地震就要来临，他想遏制恐怖而迷人的狂热，就从古祖母那闪亮蟒蛇般有力的丰臂中挣脱出来，想饮一口清冷的泉水，借以浇灭自己体内正在燃烧的烈火，古祖母突然调皮地说：

“今天奖赏你，呵——”

他们俩原是天真的小孩一般面贴面半跪着，古祖母在那无限深长的“呵”后面慢慢升起身子，黑暗中，一轮蒙蔽着破破烂烂的朝霞的红太阳，无比辉煌的冉冉升起，古祖父目瞪口呆，眩晕中看见香水的肌肤深处，一粒鲜红在淡紫色的火焰丛中热情地燃烧，古祖父闭上眼睛，马上就要昏倒了——古祖母老练地用一只手揽着古祖父摇摇晃晃的头，鲜红的太阳就这样掉进古祖父干裂已久的虎口，他哭了，使劲吸吮，美丽永恒的雪山和燃烧的火山就这样倒在了地上，泉水和汗水在沙漠上渗出一层荡漾的阳光。夸父喝干了渭河、长江、黄河，古祖父要喝千古祖母体内一千条美丽的银河。强大的地震从千百亿年的压抑中解放了。宇宙究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印度神话认为大自然和超自然中存在着万物起源的牛奶海，毗湿奴把高山插进美丽的牛奶海里，宇宙所有的天神和魔鬼用力搅动牛奶海，于是一切诞生了。当古祖父克制不住地渴望搅动那牛奶海时，“呵，不……不……”古祖母在黑暗中拼命挣扎，她用手推开古祖父那熊熊燃烧的火兽，大地震真正开始了，在亚细亚和——（姑且这样比喻吧）欧洲板块猛烈的撞击中，喜马拉雅山蓬勃跃起，力量的精血洋溢而出，

它想让碧蓝苍穹中的牛奶海拥抱它，吞噬它，但因为兽性、人性、神性的种种因果，古祖母只愿意向古祖父绽放吻的花园，一时还 unwilling 展开银河系的全部秘密。后来她的第二百代玄孙狼嗥分析，没有那场持久的大地震历史就会变得简单而苍白。在那无限折磨人的神也想哭泣鬼也想嚎叫的漫漫黑夜，一会儿永恒的雪山翻滚在下面，一会儿壮丽的火山翻滚在上面，谁能在那浩茫的诗性夜空里裁判出日神的梦幻之力还是酒神的梦幻之力更为强大？当黎明在东方凌空翱翔它那野天鹅的美翼时，古祖父和古祖母都疲劳至极地呼呼睡着了。

“原谅我，”古祖母低下头，使劲咬断穿在骨针鼻眼里的那根麻线，凄凉地说：“我讨厌那事……”

古祖父抖抖被缝合在一起的昨夜撕裂的虎皮短裙，耳根“刷”地红了。

“别说了——”他在群山、沙漠、森林里拼命奔跑，同最凶猛的西北虎搏斗，赤手空拳去征服灵活精悍的蓝花豹，他同这些美和力纠缠一体的猛兽在炎热的大沙漠里滚来滚去，常常是伤痕深刻，满身血迹。后来没有什么凶猛的野兽不在他强壮的体魄下面乖乖儿放弃反抗，束手就擒。家史记载，他骑着一头北方狮回来的时候，古祖母哭了。丹麦也有一条“克尔凯郭尔”河，同中国西部那条“克尔凯克尔”河只错一个字。丹麦那著名的河曾说：“草率的创作，以便于永恒”，而我们动不动就引经据典的爬行作风，永远使事物徘徊在现实之中，无限的深度、广度、高度，却向心灵关闭了自由的光辉之门。家史里记载，唐朝皇帝最后曾派遣大批的军队深入沙漠、森林、海洋，企图悄悄找回令他魂绕梦牵的美之王。古

祖父和古祖母不得不从还没暖热的孤独荒凉中走向更远的孤独荒凉。有一次一百多匈奴骑兵包围了他们刚刚建造的地窝子，古祖父剑法超群，他使追捕者的鲜血流得灌满了地窝子，把粗拙的坛坛罐罐和野牛皮都漂了起来，追捕者吹响犀角号，得到源源不断的增援，他们被打败，秘密押往长安。在碧波粼粼的青海湖边，古祖母施展了美人惯用的“秘密武器”——据说在密宗圣地塔尔寺，她给古祖父悄悄换上官兵的衣服，她则天真而赤裸，迈着从华清池里刚刚沐浴过的慵懒步态，从容走出兵营。押解的官兵被她的美所震撼，纷纷跌倒在地。等他们清醒过来，古祖母和古祖父已经跳上一匹蒙古马，重新奔向大西北的荒凉之海。这个神话曾受到长期的封锁，但后来还是传到了皇帝的耳中，他下令把所有的远征队统统杀掉，家史里记载这次死亡有十万之众，公开的原故是不能抵抗外敌。唐朝皇帝孤独、空虚、烦恼、忧郁、悔恨、内疚，还有对他的国家、人民和军队的强大的仇恨，还包括自卑、消沉，对一切都感到无聊，他把自己囚禁在霓裳羽衣宫里，辞退了太监、嫔妃、女官、大臣，关闭了灯光不算，还用厚厚的绸缎挡住讨厌的太阳光，可怜的老人落到了一种非常悲惨的境地，后宫美女如云，他却一个人干起了手淫的勾当——开始几天一次，后来一天一次，回忆和思念用黑夜千百万条胳膊，撕扯他的心脏、肺腑，他在欲望的深海里最后变成了趴在黑暗礁石上的珊瑚虫，他种植回忆、悔恨和珊瑚树来激动自己生命与欲望的死海——他变成了红楼梦里的贾琏，把贵妃的肖像挂在床头，挂了一会儿就被他暴怒地撕成碎片，并且下令砍了艺术家的双手，剜出眼睛，把丑陋的大脑扔给